

中庸發揮

中庸發揮

口 12
3085



門 12
3085
卷

中庸發揮序

昔者夫子歿。微言絕。七十子喪。大義乖。道術
為天下裂。諸子百家。各道其道。各德其德。思
以易天下。學者貿貿焉。莫之能適從。於是子
思子作為中庸之書。以證聖人之道。為大中
至正之極。首揭三言。以託其始。乃六經之總
括。學問之宏要也。蓋道也者。夫人之所共由。

馬田

敬修
三節氏
年日

59

行而性也者。人之所稟乎天者也。故君臣相
臨。父子相愛。夫婦相親。兄弟相睦。朋友相隨。
衣其衣。食其食。居其居。此人性之所安者。然
也。所謂聖人之道者。亦率之以爲道。而非有
所矯揉造作也。故本諸身而易行。徵諸庶民
而易從。則其爲天地之常經。不易之大道。實
可信從。而彼遺世長往。索隱行怪之徒。徇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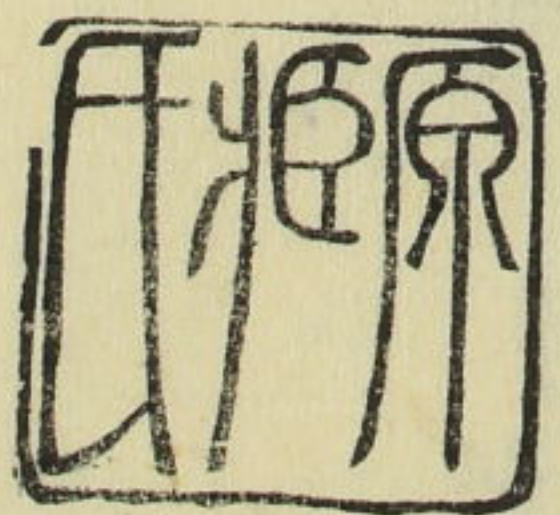
所好。以亂大倫。雖或回時視聽。而卒難強
天下萬世之必從。則其不可以爲道。亦可從
而知矣。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
之謂教。繼之則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
離非道也。蓋欲明道之真偽邪正。而徵之於
人性之安與否。非以循性之自然爲道也。而
其使人造于道者。實教之功也。故人生氣稟

雖有萬不同。而勉強力學。孜孜不已。則化愚。以爲明。變柔以爲強。及其成功。與聖同歸。奚復容疑焉。而人以謂聖。愚賢否。本有定質。非學之所能移也。鹵莽滅裂。安於暴棄。卒於爲小人之歸焉。此聖賢之所深慨也。故屢屢言教法之効。自不可誣。以使人進于善焉。其言曰。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及其餘

所敘誠明之說。性教之辨。及三知三行學問。思辨行等言。其事不同。而皆莫非所以使人勉焉。以造聖之旨也。其首十五章。引夫子之言。專反覆推明中庸之義。其後旁及宗廟禮樂教法之事。稱聖人之德。贊君子之道。至於無聲無臭而止。而最詳于教焉。此一篇之大旨也。顧其爲書前後不倫。似有不相屬者。豈

秦燔之餘。掇拾之次。彼此錯雜。致之混淆。邪而先儒通作一篇。成書強立體統。天道人道。費隱體用。相協以成其說。故其所解不能無牽強補湊之失。且駕虛遠之理。以釋平穩之言。則乖命名之義。亦有不可從者矣。故先人既解語孟二書。復及斯書。以釐正其多名。曰發揮仍序而傳之云。

正德四年甲午月正元日伊藤長胤謹敘



中庸發揮



日東 洛陽伊藤 維楨 述

敘由

維楨

按史記孔子世家曰子思作中庸孔叢子曰子思適宋宋大夫樂朔攻之圍子思子思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今此篇載在戴記之中至於朱考亭氏合論孟大學列為四書分為三十三章然而大學本非孔門之書蓋熟詩書二經而未知孔門之旨者所作其說別論若孟子發明孔子之旨者也

中庸發揮

古義堂藏

中庸又演繹孔子之言。其書雖未的知子思之所
作與否。然以其言合於論語。故取之。今倣趙岐孟
子集解。分爲上下篇。云

嘗觀宋三山陳善論中庸曰。脩其祖廟。陳其宗器。
以下一段。恐是漢儒雜記。又魯齋王氏以第二十
一章以下。定爲誠明書。予謂其說甚有理。然無證
之言。不足信據。頃嘗竊思孔子家語。以第二十章
爲哀公問政篇。則此章本一篇之書。誤入于中庸。
其非中庸本文。彰彰明矣。且中庸一書。僅僅四千
二百餘字。而第二十章實計七百八十字。則殆居

五分之一。其無全引用哀公問政一篇之理。此亦
一證也。以此觀之。則陳王之說。可謂卓見矣。而第
十六章論鬼神。及第二十四章論禎祥妖孽。處又
非孔子之語。說見條下。然則中庸一書。爲漢儒所
誤者亦居多。然而除論鬼神妖孽外。其言皆鑿鑿
與論語孟子實相表裏。蓋洙泗之遺言也。列之於
語。孟大有補于世教。

綱領

中庸之書。論語之行義也。其言肇出於論語。而子思
行之。以作中庸。蓋贊無過不及。而平常可行之德。

中庸發指
以名其書。先儒謬爲堯舜以來傳授心法。孔門蘊
奧之書。以高遠隱微之說解之。而不知孔孟之教
不出于仁義二字。而仁義之外。又無所謂中庸者
也。失作者之意。殊甚。學者苟以名篇之義求之。則
思過半矣。

大凡單言中。與連言中庸。其義迥別。連言中庸者。言
無過不及。而平常可行之道。如曰中庸。其至矣乎。
是也。單言中者。徒以處事得當而言。苟無權以裁
之。則必有其弊。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先儒不
察。混合爲說者。誤矣。

中。字之義。從前諸儒。多欠深考。或以無過不及爲中。
或以不偏不倚爲中。皆未爲當。蓋中者。就兩端而
言。剛柔大小。厚薄淺深。謂之兩端。其兩間之中。謂
之中。所謂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是也。亦有不剛
不柔。穩當平正之意。故中必待權而後得當。若執
中無權。則有一定不變之弊。故孟子曰。執中無權。
猶執一也。若舜湯之執中。雖不言權。權自在其中。
矣。若學者。必不可不用權。故中必以權爲要。所謂
無過不及者。亦非不可訓中也。然在用權得其實。
之後。不可以無過不及。便爲中也。如不偏不倚之

語於中字義益遠矣。程子曰：言一廳則中央爲中，一家則廳非中，而堂爲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爲中。推此類可見矣。若程子之說，則一中字自足矣，不待復用權。若不用權而自可矣，則孟子唯當曰執中，必不可復說權。但謂時中則亦自有權存焉。若太時字，單曰中則不可。學者要認權字時字及中庸兩端等字，意透徹不可泛泛理會。唐虞之時，其言及中者不勝其多，而孔孟之書僅止一兩言。孔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孟子曰：中也養不中，皆就人之氣質而言之。或爲論

堯湯之事而言之，可見孔孟之學專以仁義爲宗，而至於中則未爲緊要之功。蓋四代之間學問未開，言論未詳，以聖人行聖人之事，唯要其處事得中而不須審其分量。故徒曰中可也。至於孔子則專以教爲主，猶權衡量物，刻星鏤日，以審其斤兩。故孔門曰禮而不曰中，蓋以中有泛然無據之患，而禮有秩然不紊之理。中有執一廢百之弊，而禮有遇事變化之妙也。故曰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蕙，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又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至於顏子問仁，特

舉禮告之而未嘗以中爲言也。則夫子之教有所斟酌而不必襲三代駢人之舊套明矣。此吾夫子之德所以獨超出群聖而師表萬世也。

首章自喜怒哀樂至萬物育焉四十七字本非中庸本文。蓋古樂經之脫簡誤攙入于中庸書中耳。何以言之。其說非止叛六經語孟推之一書之中亦自相矛盾。第宋明諸儒多以禪附儒而不察其合于孔孟之旨與否。所以不知其言之叛孔孟。今發十證而明之。學者審諸曰。以其叛六經語孟者言之。如未發已發之說。六經以來群聖人之書皆無

之一也。孟子受業於子思門人。當祖述其言而又
不言二也。如中字。虞廷及三代之書皆以已發言
之。而此處獨以未發言之。三也。典謨所謂中字皆
說發而中節之地。而此反以和名之。四也。若以未
發之中爲言。則六經語孟皆爲有用無體之書。五
也。以其一書之中自相矛盾者言之。此書本以中
庸名篇。當專論中庸之義。而首論中和之理。六也。
中字後章屢出。皆以已發言之。而不有一以未發
言者。七也。且若和字。子思當屢言之。而終篇又無
復及之者。八也。此以喜怒哀樂發皆中節爲天下

之達道。而後以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交。爲天下之達道。九也。此以大本達道。並稱。而後單言天下之大本。偏而不備。十也。此十證者。皆據中庸本文。及六經語孟而言之。非臆說。且喜怒哀樂四字。及以中和連言者。獨見於樂記。蓋贊禮樂之德云然。故曰古樂經之脫簡。先儒不察。遂以未發之中。爲道學之根本準則。到今爲千古學問之浚害。不容於不辨。

朱氏章句序引大禹謨人心道心危微精一之語。以爲聖門道統之根本。然大禹謨篇本係古文書。而古文尚書自漢已來。隱沒不傳。而晚出于晉隋之間。其言多可疑者。先儒吳臨川梅鷲等諸儒皆疑之。雖朱氏亦然。且論語敘堯舜授受。唯有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等二十二字。而曰舜亦以命禹。可見舜之授禹。亦只如堯之命舜。而無少增減。然則舜益之以三言者。何哉。竊思唐虞之間。世醇民朴。其君臣教戒之言。惟止於人倫政術。日用常行之間。而不及於心性命理高遠微妙之說。則此語非唐虞間之言。彰彰然明矣。且人心道心之言。其要最在危微二字。然道心本顯然易見者。而非微。

人心雖固易流於欲。然人必有義理之心。不可專
謂之危。何者。道心卽仁義之良心也。孟子曰。今人
乍見孺子將入于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又曰。噤
爾而與之。行道之人弗受。蹴爾而與之。乞人不屑
也。子路曰。未同而言。觀其色。赧赧然。非由之所知
也。仁義之良。其顯然易見。若此。而雖狃亾之。其未
嘗斷喪。猶山木雖伐。不能無萌蘖之生。由此觀之。
則危微二字。不合孔孟之旨。斷可見焉。而荀子解
蔽篇有。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二語。而稱道經曰。則
此語本非尚書之言。蓋後儒剽竊以僞撰。大禹謨
一篇耳。不知所謂道經者。果爲何等書。豈莊周所
謂墨經之類歟。

中庸發揮

日東 洛陽伊藤 維楨 述

上篇 舊本通一篇無上下之別但除論未發之中一段外自首章至父母其順乎實為中
庸本書故今分為上篇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命猶令也。謂賦予之也。性者生之質。人其所生而無加損者也。言人有斯形焉。則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生來具足。不假外求。乃天之所賦。於我故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循天之所賦之循。謂循此而不相參也。言人莫不有父子君臣夫婦昆弟朋友之倫。亦莫不有親義別敘信之道。皆循其性而非有所矯揉造作。故曰循性之謂道。脩

治也。聖人躬立人極，明禮義，謹孝弟，以為之教。故曰：脩道之謂教。此書本欲明聖人所謂道者，誠道而異端為道者，非道。故首立三言，以示學問之梗概。蓋諸子百家各以其道為是，而不知道者流行天下，人人之所同由。故合于人之性則為道，否則非道。所以先之以性，謂之天命，則見性者人之所以為人之本，而非我之所得而私也。謂之循性，則見諸子百家各以其道為道，而遠人以為道之非道也。謂之治道，則見異端離人倫，棄世道，以為為學之非教也。性道教三者，包括天下之理盡矣。學者其審諸。

夫道者至矣盡矣，茂以加焉，然而不能使人為聖為賢，能成其材德。其為聖為賢，能成其材德者，教之功也。故道為上，教次之。然而使人之性如雞犬之無知，則雖有善道，雖有善教，莫能受之。其能盡

道受教者，性之善故也。孟子所謂性善是也。故此篇首揭此三者，以立言實學問之綱領也。若夫知性而不知教者，佛氏之說是已。知教而不知性者，荀子之學是已。學者其可不慎思明辨，以究其歸趣乎。舊解以為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道也。愚謂天下莫尊於道，亦莫大於道。以經古今，以統人倫，無上亦無對。若謂待循性而後道始有焉，則是性先而道後，性重而道輕。先後换位，輕重失序，豈所謂

天下之達道者乎哉。蓋性者己之所有，道者天下之所通。言各有攸當。若謂道自性出，則不可。劉安亦云：循性而行，謂之道。蓋漢儒沿襲之誤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

道即中庸之道也。言人之於道猶樹之於土。魚之於水。雖欲須臾離而不可得也。即申上文所謂率性之謂道之意。然至於特凶之甚，陷溺之久，焉則違禽獸幾希。是以君子自己之所睹聞至於其莫所不睹聞，無所不用戒慎恐懼之功。此即教也。

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上節具述學問之綱要，故此亦言必然之理，以戒學者也。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之所不見而已獨處之時也。言天下之事，隱者必

見微者必顯，唯君子能知其理，故雖己獨知之地而無所不用其誠也。大學亦云：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皆言必然之理。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此四十七字，本非中庸本文。蓋古樂經之脫簡，贊禮樂之德云爾。若以此章為中庸本文，則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獨為學問之根本，而六經語孟悉為言用，而遺體之書，害道特甚。故今斷為古樂經脫簡說，又詳于綱領。

此篇專為明道而作也。道也者，存於人倫日用，達於天下萬世，而不可須臾離者也。當時諸子百家，各恣私說，虛無是尚，橫議是肆，莫能相統。一故首

揭之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所謂性者。使天
 所賦于我。本無所矯揉。安排。循之則為道。不循則
 非道。若異端之廢人倫。滅人情。蔑人事。豈可謂之
 循性之道哉。故子思於是首發明性道教。三者之
 義。以為中庸之小序云。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
 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此稱仲尼
 所引子曰者。即皆夫子之語也。中庸者。謂無過不及
 而平常可行之道也。言世俗或有疑於君子而以小
 人之行為善。然君子之所行。即萬世不易之常道。而
 小人之所行。反之。蓋君子小人各以其所能。自為中

庸而無所適從。但君子先自擇乎中庸。是以得為君
 子。而又能隨時處中以求寡過。若小人則不能安
 常。是以不免為小人。而又任意妄行。無所忌憚。故君
 子所謂中庸者。即誠中庸。而小人所謂中庸者。實反
 乎中庸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然加反
 字。則語覺無味。且首二句為剩語。故今從鄭氏本。

此章子思始引夫子之言。以明名篇之義。言君子
 小人各以其道為中庸。而唯君子之中庸為誠中
 庸也。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無過不及而平常
 可行之道。乃為天
 下至極之德。但世教衰。民
 心醜。莫能行之。今已久矣。

此章言中庸之德為道之至極也。蓋唐虞二代之

盛民朴俗醇無所矯揉而莫不自合于道。父子兄弟夫婦自無詭行異術相接於耳目者。此所謂中庸之德為至也。及後世也。教化日渝。不失不及。則必失之過。求道於遠。求事於難。愈務愈遠。愈務愈難。民之鮮能。一坐於此。豈非難而又難乎。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好高而嫌卑。愚者安卑而遺高。此道之所以從而塞也。賢者喜難而厭易。不肖者從易而懼難。此道之所

以從而昏也。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此言百姓日用而不知之意。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引之以結上文之意。且寓慨歎之意。猶下文引父母其順矣乎之語以結之之例。

此章言天下古今道之所以不行不明者。不過斯二端。猶人雖日為飲食。而能知其味。而調和之者鮮也。愚不肖者固不及中庸。若賢知者其學愈進。則大道愈遠。是以天下無能識而早反之者也。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此承上文言道之所

中庸
以明而行也。邇近也。執持也。兩端謂凡事之本末輕重也。言舜之所以為大智者，在於不狹人而自用，好察淺近之言，且其惡者隱而不宣，善者揚而不棄，故能來天下之善也。而其眾論之不同，皆執而不棄者，所以廣其知也。擇其無過不及而用之，于民者欲天下無遺善也。蓋知者每馳高而愚者不及知，唯若舜之知，乃為天下之大聖，而中庸之所以行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蓋為此故也。故曰：其斯以為舜乎。

或曰：堯允執其中，舜用其中，於民湯建中，蓋中者聖人之大用，固不容言。而孟子言執中而無權，猶執乎一何也。曰：聖人言中則不言權，而權自在其中矣。若學者徒知貴中而無權以處之，則子莫為

耳矣。後世專言中而不知用權者，過矣。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知之知連下句，讀為是罟網也。獲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擒取禽獸也。期月匝一月也。言人皆曰知禍機之所伏，而不自避，以明日知擇中庸而不能固守，則不得為真知也。

此章言君子不以知為知，而以能守為知。蓋以能知之則不能不守也。

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擇乎中庸者，辨善惡之所在，以求所謂中庸者也。拳拳奉持之貌。服膺，猶著也。膺，胸也。

言恐失之而堅持也。其為人擇中庸質之近道也。拳拳服膺守之固也。凡知者未必能守。唯顏子好之也。篤故守之也。固此中庸之所以行而與不能期凡守者反焉。

此章夫子稱顏子之為人擇乎中庸其意深矣。蓋資稟聰敏者必驚于高遠流于汗漫其卒也必陷于異端。唯顏子之為人擇乎中庸是以能受夫子博約之教而至於欲罷不能之地也。或問顏子以亞聖之才拳拳於一善之微者何哉。曰一善固微矣。然積而不已則足以作大。至於其積而又積為廣大焉。則雖以天下之智算有不能量者矣。故一

善雖微聖人尊之。此顏子之所以至亞聖之地而衆人之所以不及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

庸不可能也。均平也。天下之事有所倚而能者皆易為力。唯中庸之德至易至簡而不得著

力故二者如難而實易中庸似易而實難此中庸之所以不可能也

此章言三者乃天下之至難。然或以才能或以節勝。或以勇至。皆有所倚而然。唯中庸之德非至誠無妄智之盡仁之至不能。蓋明非智力勉強之所能及也。

子路問強。強者剛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

抑而強與。抑，語辭而汝也。汝，強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

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寬柔以教，寬緩和柔以教，誨人之不能也。不報無道，橫逆之來

受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溫柔，能忍人之所不能忍，足以合於君子之道。若充之以學問之功，則所謂學者

之強也。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衽，席也。

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也。北方風氣剛勁，以勇悍為務，而不顧其身也。故君子和而不

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

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矯，強也。倚，依著也。和，易

易，倚唯君子於此二者不假用力而自免其失也。塞，朱氏曰：未達也。國有道而位至通顯，則易變嚮日之

所持國無道而身處困約，則必變平生之所守。唯君子於此二者亦不待著意而不失其常也。蓋非成德之至仁智兼備者，則不能所謂學者之強者是也。

此章亦中庸不可能也之意。而章末四言強哉矯，以終之。蓋贊中庸之德似柔而實為天下之至剛也。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朱氏曰：素

作索。蓋字之誤也。素隱行怪，言汲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異之行也。蓋厭常而悅奇，人之通病也。故智者求知人之所難知，而賢者好行人之所難行，自以為至道。而人亦必稱述之，皆過之之事也。聖人雖逆知後世之將然，而不為之者，以中庸之為至而不可易也。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

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猶言循守軌轍也已止也言不知依乎中庸而徒遵守成迹者

雖與索隱行怪者異然道未為己有故卒不免半途而廢焉聖人之所以弗能止者蓋以中庸之為道猶夙興夜寐夏葛冬裘固有於君子依乎中庸逐世不已而不須假一毫之力也

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依者言與之為一而不相離也君子依乎中庸則非

唯與索隱行怪者相反雖遵道之君子亦所不敢望蓋成德之至樂道而不厭雖世不我知自無所怨悔也故曰唯聖者能之

此章一節重一節初曰吾弗為之矣蓋索隱行怪

之反道非惟異端獨有其害雖儒者亦不免大凡

根株禪莊附託易範遠乎人倫日用者是已次曰

吾弗能已矣言遵道而行未足為至非惟迂闊腐

儒自有其弊雖篤行君子亦所不免大凡依傍名

理倚著禮法而不知中庸之道者是已終曰唯聖

者能之是知依乎中庸之最為至極而不可復加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說文曰散財用也言道之廣也隱闇也即闇然而曰章之意言君

子之道無處不在無時不然而本無名稱之可言亦無形迹之可尋民生日用而不自知之故曰費而隱先儒不詳隱字之義誤為微妙不可見之意蓋中庸之本旨太甚矣凡語孟稱君子之道者皆謂平正從容易知易行而萬世不易之常道也此

書屢言君子之道皆當以此意解之夫婦之愚可

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

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

此言道之甚廣也。至猶盡也。言道之廣大。自夫婦之所與知能行而推之。以至其盡處。則其間雖聖人之德。亦有所不能矣。蓋君子之道。萬世不易之常道。故共纖鉅細。凡人事之所不可闕者。皆莫非道。所以雖聖人亦有所不能也。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

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

也。蓋天地之大。猶有所憾。而君子之道。則無所不行。故君子之言。至於天下之物。莫能容之。天下之巧。莫能破之也。詩云。鸛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此承上文而言。言道之至廣。也。蓋天地之大。猶有所憾。而君子之道。則無所不行。故君子之言。至於天下之物。莫能容之。天下之巧。莫能破之也。詩云。鸛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雅早

君子之道造

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此申上文上下察也。於夫婦之愚。所與知能行而易入。易從。非有甚高難行之事。及至其極。則著察於天地之間。察然明白。雖欲掩藏之。而不可得也。

此章言中庸之道。廣大悉備。昭著上下。而無所隱

遁也。蓋此篇本論平常可行之道。然而謂之平常

則人便以淺近見之。故或浚而論之。或淺而言之。

或遠而喻之。或近而譬之。者所以盡夫平常之道

也。或曰。聖人人倫之至也。而於君子之道。有所不

知不能者。何也。曰。聖人之所不知不能者。非難知

難行之謂本就易知易行者而言之。若夫子入大廟每事問。又曰吾不如老農。不如老圃之類是也。凡人倫之所關。民生之所賴。萬世所通行者。皆謂之君子之道也。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無道外道外無人。故聖人因人以立教。而不立教以驅人。若夫奇袤之教。高遠之說。皆遠人。以爲道者。而不可謂之中庸也。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爲遠。故君子以入治人。改而止。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之伐木以爲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卽在其所執之柯。又爲甚近。然不免邪視。

之以相度。則猶爲未近。道本不遠人。不比彼柯猶有彼此之別。故聖人以天下同然之道。而治天下同然之人。正當爲極。過求則非。故曰以人治人。改而止。唯聖人之教。爲大中至正之道。而非索隱僻。驚高遠者之所能識也。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盡己之心。爲忠。付人之心。爲恕。違公也。言道不遠人。初無甚高難行之事。盡己以待人。則忠立。付人以施物。則恕行。忠立而恕行。則足以盡夫道。故又申之曰。施於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蓋明忠恕足以盡夫道也。曾子所謂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亦此意爾。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爲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

此承上文。言反求之道。卽忠恕之事也。道可力而不可必。故曰丘未能一。爲求猶責也。言以所責乎子臣

弟友者而能事君父兄友則道無不盡也。益反求之道無極而其功不可量。故夫子言此以明學問之要。專在於反求諸己也。苟識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此義則天下不足平矣。

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願行行願言。君子胡

不慥慥爾。庸常也。庸德庸言。以所責于臣弟友者而言。德不足則益力。言有餘而不盡。猶且以

言與行相顧。不置恐其不相副也。慥慥篤實之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爾乎。益道至乎中庸而極以庸德為不足。行庸言為不足。謹者皆賢知之所以過而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此章反覆推明以言道不遠人之意。蓋學問之至要中庸之極致也。若夫不識道者必以無形無影高遠不可及之理為其極至而不知中庸之道通

乎天下達乎萬世不可須臾離乃實為斯道之極

至也。可見天地之間外中庸而別無極至之理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素富貴行乎富貴。素

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

君子無人而不自得焉。游氏醉曰素其位而行者即其位而道行乎其中若其素

然也。舜之飯糗茹糲若將終身此非素貧賤而道行乎貧賤不能然也。及其為天子被袵衣鼓琴若固有之此非素富貴而道行乎富貴不能然也。飯糗袵衣其位雖不同而此道之行一也。至於夷狄患難亦若此而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

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平地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蓋素其位而行。故不願乎其外。本非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及求諸其

二事也。身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此引夫子之言。以結上文正己而不求乎人之意。此章即論語所謂不怨天不尤人。下學而上達。知

我者其天乎之意。蓋中庸之極致也。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辟。譬也。同言。君子之道。優游自得。循序漸進。而不敢為躡等。犯節。非以高遠為道之極致。卑近為造高遠之階梯。蓋道至於中庸而極矣。非外中庸而別有所謂高遠者也。若夫馳高騁遠。以超直入為功者。異端之所務。而非君子平常之道也。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

且耽。空爾室家。樂爾妻孥。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言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琴。妻子也。此引詩言妻子兄弟如此。則家道成人倫備矣。外此而無所謂高遠者也。子曰父

母其順矣乎。夫子贊此詩曰。人能和睦於妻子。宜於兄弟。則父道之成。豈有過於此者乎。子思引詩及夫子之語。以終上文之意。蓋家道成。則國自治。天下自平。雖堯舜之治。亦不外此。所謂高遠者。即此也。

此章言聖人之道。不過人倫日用之間。而仁覆天下之盛。亦自是而馴致。故安卑近。則不期高遠。而高遠自在其中矣。若夫厭卑近而求高遠者。實非知道者也。即下學而上達之意。非泥理性。鶻虛遠。

知道者也。即下學而上達之意。非泥理性。鶻虛遠。

者所能識也。孟子所謂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亦此章之意。至矣。○按說中庸之義者，止於此。蓋中庸本書也。以下或是他書之脫簡，今不可考。

下篇

此以下至篇末，非中庸原文。故今別為下篇說見敘由及下文諸條下。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

陰曰鬼，陽曰神。或曰：貴為神，賤為鬼。視之

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此言鬼神之神不可見聞也。體猶

象也。言鬼神無形與聲，雖欲象物而遺之，而不可得也。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

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朱氏曰：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充

滿之意。言鬼神之德無所不在，故能使人畏敬奉承。

如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思

語辭矧，況也。射，厭也。言神之來格，不可億度，唯當盡敬而已。況可厭怠乎。

夫微之顯，誠之

不可揜，如此夫。

承上文言微之至著，實理自然，故雖神之不可見聞，而其心不可怠慢不敬也。

此以下本非中庸本文。然要之聖人亦盤乎道者希矣。但此章暨下文說禎祥妖孽處，為可疑焉。論語曰：子不語怪力亂神。又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夫鬼神之事，自詩書所載以來，古之聖賢皆畏敬奉承之不暇，豈敢有所間然哉。獨至於吾夫子，其

言之若此者。蓋以溺於鬼神。則必忽人道。而其說易惑人故也。以此觀之。則此章恐非夫子之語。而

此節上無所承。下無所起。則亦他書之脫簡。不疑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

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故大德必得

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舜年一百有十歲故天

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實材

也篤厚也。栽植也。栽者謂艸木。傾者蓋謂蔓艸之類。培滋也。覆蓋也。皆謂其發榮條達之意。言天之因其材而篤焉。

如此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

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詩大雅假樂之篇。憲詩作顯申重也。故大德者

必受命。此言必然之理。

此舉舜之事。以證大德必受命之驗。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為父。以武王為子。

父作之。子述之。此言文王聖德之至。能協天命也。故下文引大王王季武王周公之事。以

實父作之子。述之之事。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

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

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此言武王能述文王之業也。兼大王王季言者。蓋以王季之業

實肇於大王也。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一戎衣而有天下。言成功之易也。武

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
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
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
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
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又言周公能述文武之
德即上文所謂子述之
之事也末猶老也先公謂大王之父以上至后稷也
大王王季王迹之所由起故追王之又上祀先公以
天子之禮者皆所以成就文武之德也武王既為天
子則上祀先公不可不以天子之禮此孝之至也周
公又以斯禮及於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
為士則祭以士者禮固當然父為士子為大夫則祭
以大夫之禮不為僭也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
降三年之喪適孫為祖及為長子為妻也達乎天子

言雖降而不絕也至於父母之喪則上下同之以恩
無貴賤故也此皆周公終武王之業以述文王之事
也者

此舉文武周公之事亦言天道福善之驗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達通也此言武王周公

孝而非止為一身之孝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此釋上文達孝之義陳氏櫟曰祖父有欲為之志而
未為子孫善繼其志而成就之祖父有已為之事而
可法子孫善述之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

薦其時食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
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也裳衣先祖之

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

尸也時食四時食也

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

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朱氏曰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昭穆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群昭群穆咸在而不

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為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

旅眾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眾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踐其位

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踐其位

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

亡如事存。孝之至也。踐猶履也踐其位象賢也行禮奏樂崇德也敬愛體其心也如

生如存盡其誠也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

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

諸掌乎。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四時之祭夏曰禘秋曰嘗禘者陽之盛也嘗者陰之

盛也故言郊社則以禘嘗對之亦舉其盛者禮曰莫重於禘嘗是也不可依論語以禘為王者之大祭也

朱氏曰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言先王報本之意莫深於郊社禘嘗非仁孝誠敬之至不足以與此

苟明其義則治國其易亦如此

此言周公制禮以成文武之德以明武王周公之

孝也。○按宋陳善以脩其祖廟以下為漢儒雜記

其言尤足信據。今依其說推之。舜其大孝以下亦

類。孝經語勢於中庸之義似不相關。則皆當為禮

記脫簡。詳見于敘由。

哀公問政。哀公魯子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

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言文武之政著明如

此但在行之者人道敏政地道敏樹。敏速也言人之

賢否如何耳。夫政也者蒲盧也故

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蒲盧螺贏

見爾雅鄭氏曰詩曰螟蛉有子螺贏負之螟蛉桑蟲也蒲盧取桑蟲之子而變化之以成爲己子宋沈括以蒲盧爲蒲葦然於古書無明證故不從言政者在人之所轉化猶蒲盧之於桑蟲也人謂賢臣慈愛

之德充周徧滿無所不至之謂仁言爲政之要專在於人而取人之要在於先脩其身脩身以道爲則脩

道以仁爲本如此則人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

存政舉而無不治矣

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仁者人也言仁

則爲人不仁則非人也言仁者之於人無所不受然

以親親爲大義者之於事無所不安然以尊賢爲大

親有五等之服賢有五等之爵禮者品節之者也蓋

脩道以仁爲本而仁又以義爲輔禮則所以節文斯

二者也。按古人訓字之例多取音韻相近者釋之

本非正訓若仁者人也義者宜也是也章句以爲人

指人身而言可謂泥矣若義字當依孟子羞惡之心

義之端也及人皆有所不爲達之於其所爲義也等

語解之漢唐以來諸儒不察專以宜字在下位不獲

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故君子不可

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

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此節疑當在下文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之下

蓋申明素定之意而起下文誠者天之道之語也因上文在下位不獲乎上之節重出故併錄在此知人謂知人道之所當然所謂誠之者人之道是也知天謂知人道之所由本所謂誠者天之道是也

此言為政以脩身為本而脩身便在仁義孟子之論王道意實相符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

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

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達通也通行之意君

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五者通於天下達於萬世而無有所違故謂之達道而非知則無以明之非仁則無以守之非勇則無以進之故謂之達德一者不二之謂達道達德其事雖異而其相為用本無二致也

故曰所以行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

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

行之及其成功一也知之者知達道之為至而不可須與離也行之者行達道而不

須與廢也蓋三知智也三行仁也所以進造其極者勇之力也此專為學知利行以下者發若聖人生知安行固不待論焉故曰及其成功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為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為不可幾及輕困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也

道之無窮猶四旁上下之無際故聖人有聖人之

脩賢者有賢者之脩學者有學者之脩夫子之聖

而自謂學而不厭者以此故也其以聖人為生知

中庸卷第... 安行者蓋自學者而言之也。非聖人之意也。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好學則不自足

力行則無所苟。知恥則有所進。故雖不可以此為知。仁勇而亦為相近也。家語此節上有公日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之語故以子知。曰。起答辭。今無問詞。而猶有子曰二字。當刪去。

斯三者則知所以修身。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言知三者之為當務焉。則

身可以脩矣。人可以治矣。家國天下可以治矣。蓋至遠之理。本存乎至近之中。以道無二也。故知者用力於近而味者求之於遠焉。若夫忽近者實非知道者也。

此又申明修身即治人之本。蓋論道之全體則在

仁義而進德以知仁勇為要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

大臣也。體群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

諸侯也。朱氏曰。經常也。謂治天下國家之常法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

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群臣則

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

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朱氏曰。此言九經之效也。

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

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齊明盛服非禮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不動所以脩身也。大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此九經之功也。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上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

忠信重祿謂士之忠信者重其祿以優之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稟人職曰考其中祭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為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言九者其事雖異而行之無二致也。

此言治天下國家之要而以九經實之也。初之以脩身者正其本也。次之以尊賢親親者明仁義之實也。孟子論王道必以仁義為本而以井田之法及文王治岐之政為言亦與此章同意。蓋治國之大經聖學之定法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殆事前定則不

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豫素定也殆躓也

平素講明自得於己則臨事之在下位不獲乎上民

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

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

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

不誠乎身矣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

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

無偽之謂明乎善即下文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

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

誠者謂聖人之行真實無偽自不用力猶天道

之自然流行也故曰天之道也誠之者雖未能真實

無偽而求至於真實無偽之謂人道之所以立也故

曰人之道也不勉而中禮也不思而得智也從容中

道仁也兼此三者聖人之德誠之功也擇善而固執

之謂審善惡之分以固守其善誠之之事也

或曰中庸專言誠而論語不言誠者何也曰夫子

之時周室雖衰先王之遺化尚在既謂之仁謂之

禮則不言誠而誠自在其中矣故其言及誠者唯

有告哀公一語耳爾後聖遠道湮實志偽滋故不

先立之誠則仁非其仁義非其義所以後篇屢言

誠孟子亦然蓋因時致然非道有二端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五者即上文擇善而固執

之曰然四者以篤行為之要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

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

辨之弗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

之已百之人十能之已千之

適有弗學則學之亦必不能不已問思辨行亦

皆如此百倍其功以要其成也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問學之功本自如此苟百倍其功則愚者可以進於明柔者可以進於強其不然者皆不能充學問之功故也

哀公夫子問答至此而止按家語以此為哀公問

政篇蓋本一篇之書而誤攙入于此耳然於學問

之本末盡矣實孔氏之遺言也今分為六節解之

家語博學之以下無之而別有孔子答辭未詳其

孰是下文別起端亦未知為何書說見下文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誠者性之德明者教之功自誠而明者因性之德而得故謂之性若曾子之學是已自明而誠者因教之功而得故謂之教若諸子之學是已各就其所重而言誠則明謂之誠明合一明則誠謂之明誠合一及其成德則非有優劣也此章亦自一篇之書不與前章相屬故字義亦頗異誠字不可專指聖人言若聖人則誠明兼至本無先後之可言不可謂由誠而明也

可謂由誠而明也

論語專言教。而道在其中矣。孟子專言道。而教在其中矣。蓋道爲上。教次之。然道無爲。而教有功。故論語雖以仁爲本。然其告人。每必以教爲重。故專言教。而道在其中矣。至孟子時。世衰道微。諸子百家。各道其道。而仁義充塞。故專揭仁義示人。而以存養擴充爲要。故專言道。而教在其中矣。此其言雖異。要皆莫不以教爲主。然非以性之善。則亦無能體道受教。故性亦可貴也。所以孟子屢倡性善之說。爲自暴自棄者。知其所本也。而此章以性教

並論。而性之功重。是與論孟之旨爲少異。豈後來性學。由是而漸歟。○按此章以下。亦非中庸本文。魯齋王氏以爲註明書。雖未有左證。然觀其議論語意。王氏之說。亦非無謂也。蓋大傳樂記之流。不若前諸章之正。而盡也。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天下至誠者。誠明兼至。行造其極。聖人之事也。贊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爲三也。言聖人在

上則裁成輔相以左右民猶大化之轉洪鈞而人物之生莫不各遂其性豈用物物而盡之乎自能盡人之性以下就教之功之所至而言非但盡己之性而已故曰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心有思而性無為有思者可以力能無為者任其自長故孟子於心曰盡於性曰養而繫詞中庸皆以盡性為言與孟子大異矣學者審諸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其次對上文與也致推致也曲猶曲成曲當之曲致曲者謂推致其善而無所不至也形有形象之可見著特顯於物也明光輝遠達也動發動謂有生氣也變不雷其初也化則變而又變不見其迹也此言賢者已下擴充其

善而無所不至則亦能有至誠之妙形著以下有次第而無先後有則俱有及其成也與與天地參者自同其功故曰唯天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下至誠為能化

有禎祥國家將凶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禎祥

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上朱氏曰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也此極贊至誠之發見也至誠如神謂至誠之人能前知之猶鬼神也

禎祥妖孽之說雖自古有之然至於孔孟則絕口不語何者恐懼脩省則雖有天變無害於國若否則雖無天變身弑國亡故日食地震等變存之春

秋而至於其教人則專以道德仁義為言而一切
惑世誣民之說皆絕之於言議蓋深恐落人好異
之心也此章恐非孔氏之遺言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言有此實則德自成而道亦莫不自行也即若前章

仁者人也義者宜也之例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

之為貴物猶事也終始猶言全體言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為亦若無有而自始至終皆無可觀者

故君子誠之為貴誠者非自成已而已也所以成物

也成已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也故

時措之宜也此專論誠者自成之義也言既能誠矣則成已成物而自合於仁智之德此即

吾性固有之善而又能合外內而無間故贊之曰以

時施之而自會于事機合于人心而無所乖戾也

故至誠無息息猶滅也至誠之道自不滅息不息則久久則徵久者

而不壞撲之而不損故能經久而徵則悠遠悠遠則

博厚博厚則高明悠遠傳之後世而無窮也博厚博

而光明也悠遠以下皆被四方而溥厚也高明高出萬物

言徵之遠且高大也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

覆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此言徵之實也博厚則受

庇覆萬物而無所棄悠久則物無所不自成悠久即博厚配

併上文久徵悠遠而言愈久而不已之意猶言極天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無疆謂古今之無窮此言

聖人與天地合其德也如

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為而成此因上文而又言聖人與天地

同其妙朱氏曰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

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物不貳則其生物不

測此欲言聖人純亦不已之妙而先言天地之大以

起之貳二也副也不貳者一而大之意言無物之

可對也言天地如此其大故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

也明也悠也久也此節恐在上文悠久無疆下蓋解

相承最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

為順妥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

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

之多及其廣大艸木生之禽獸居之寔藏與焉今夫

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鼃鼃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

焉此言其為物不一故能生物不測也昭昭猶耿耿

小明也振收卷區也言人皆狃於耳目之所見聞

而不能推之於其全體故子思推至於天地之無窮

猶如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

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

也純亦不已詩周頌維天之命之篇於歎辭穆淡遠

也詩之意言天命文王王斯大邦延及

子孫福澤重臻也此引之以明天道命人吉凶禍福

其理深遠而萬古不已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

一不雜也言聖人至誠無息之德與天道於穆不已

之妙同一無間也○朱氏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

中庸發揮

卷

古義堂

之流行此以命字為陰陽流行之
辨蓋於本文甚矣詳見語孟字義

以上備言聖人至誠無息之妙而推至與天地同

其德即巍巍乎唯天為大惟堯則之之意

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峻高也優

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承上文

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言聖人之道如此其大然非得其人則亦不可行也故

曰苟不至德至道不疑焉此承上文言不可不修德也至德謂至德之人至道

即上文所謂聖人之道是也疑聚也言有其人則其道自聚也

聖人未生則道在天地聖人既生則道在聖人聖

人既歿則道在六經道在天地微而不可見道在

六經空言無補唯聖人在世則煥乎其有文章上

下與天地同流斯之謂疑焉非至德豈能然乎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

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此承上文言欲

先修至德也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德之性謂

性善也道由也致廣大猶言居天下之廣居也極高

明前所謂高明配天是也溫猶燻溫之溫謂故學之

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言君子之脩身務學也致

無復遺功也。此章初以尊德性為先，而次之以道問學。末以溫故知新為先，而以敦篤崇禮次之。蓋交工錯綜以盡其詳也。

先知而後行。此固學問之常法。不可易焉。然而究竟論之，則有實德而後有實智。若聖人之智是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先儒或專尊德性而問學為緩，或先道問學而德性為後，俱失於一偏而不可謂君子之道也。

是故居上不驕，為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

與。此言至道自疑之驗也。詩大雅烝民之篇言君子之於世，智明德熟，無施不可。故可以為上，可以為下。當有道，則諫行言聽，興起以在位。無道，則卷而懷之，無形迹，可斥名，殆非用伎兩者所能窺測。末又引詩以渡贊明哲之效，不用智計，自能保身也。

宋儒謬說此節貽禍，後世不細可不戒乎。揚雄所謂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亦不可謂不是。不可與就利遠害，先占便宜者，槩而論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裁及其身者也。

此以下言德與位與時三者甚至重也。反復也。道法

也。愚者無德，賤者無位，皆非人之所信從，而自用自專，則必悖人心。前古之禮，非當今之所宜，而遽欲復之，則必拂風俗，裁必及其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身也。二者之義，下文詳之。

考文 子思承上文之意，而言賤而不可自專也。天子謂聖王之後，相繼有位者也。度，制文書名也。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今子思自謂當時也。之體。此言生今之時，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不可反古之道也。

樂為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為，無其德而敢作。愚而自用者，也無其位。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而敢作賤而自專者也。

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杞、夏徵，證也。宋殷之後，此又引夫子之言，以專明時之不可不從也。夏殷之禮，雖皆聖人之作，然非當今之法。

故雖以孔子之德，苟無其位，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則亦唯從時王之制而已。

過矣乎 三重，反覆言德與位與時三者甚重也。有此風俗而無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所過也。

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上焉者，謂如夏商之禮是也。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善於禮是也。善者有其德，尊者有其位，徵者得其時，所謂三重是也。言民之不信者，不可妄言民之弗從者，不可妄作。故視民心之所向背，則知天下之所同然。知天下之所同然，則知萬世之所同然。故夫子定書，斷自唐虞而上，世不可考，知之事，黜而不言，蓋不足以經邦垂範而適足。

以惑世誣民，故也。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

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本諸身近取諸身之意言於於身而安也

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蓋本諸身試之
筮而言易曰與鬼神合其吉凶是也蓋本諸身試之
於已徵諸庶民驗之於當世考諸三王誓之於上世
至建諸天地質諸鬼神不止考之於人而已百世以
俟聖人則亦證之於將來也此言君子之道造於至
極無所不合無所不準非若異端之教索隱行怪駭
世驚人而推之人心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
世變皆無所合也

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鬼神不可明知質之而無
疑智通幽明之理也百世

不可逆知俟之而不惑道造人倫之極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

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

則不厭道以所行言法以經世言則以學問言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

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

於天下者也詩周頌振鷺之篇如此者指無惡無射而言非有德有位而得時之人不能也

以上總言聖人崇實德而不貴虛文故其道自順

於人心合於天地應於世變而為天下萬世之法

則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始也祖

述者祖而述之蓋斷自唐虞為始也憲法章明也憲章者法而表章之也言仲尼遠宗堯舜之道近守文武之法不敢以眇昧不經之言為教又不敢自我作古也律法也天時謂春夏秋冬之四時法之則陽舒陰慘自合天時襲因也水土謂五方之地各有其宜因之則居魯逢掖居宋章甫蓋體道之至與天地合

其德也

自此以下。至於篇終。備言夫子之德之盛。以終此章之義。按宓犧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謂之五典。夫子之時。墳典具在。而夫子特祖述堯舜。憲章文武。而雖三皇三帝之書。皆在所黜焉者。何哉。意者三皇三帝之書。豈非有劣。礪廣大。不切於人倫日用。而無益於天下國家之治者歟。而堯舜之道。文武之政。實萬世不易之常道。劣觀古今。歷選前聖。非堯舜無可祖述。非

文武無可憲章。故祖述其當祖述。憲章其當憲章。其祖述之者。是自祖述之也。其憲章之者。是自憲章之也。於是益有以見其聖之為盛。而生民以來。所未有之實也。是學問之極功。聖道之蘊奧。秦漢以來。儒者之所未嘗講也。學者其審諸。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鎔行。如日月之代明。懔亦覆也。鎔猶迭也。言夫子之德之盛。猶天之覆懔地之持載。四時日月鎔行。代明而萬物自並育。並行於其間也。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此稱仲尼之德而比之天地也。萬物並育如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也。道並行如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顏淵之仁，仲由之勇也。悖背也言彼皆並育並行於夫子化育之中而各不相妨害也。小德如冉求，樊遲各成其材，川流猶川之有流，派也。大德如顏淵，閔子善言德行，敦化猶萬物得時雨之化而滋榮條達也。蓋小以成小，大以成大，此非仲尼之大實天地之大也。言仲尼即天地也。

以上言夫子之道非惟與天地同其大。夫子即天地也。蓋與上下文相通。總言夫子之道之大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天下至聖謂孔子即自生民以來未有盛

於孔子也之意。臨謂居上而臨下也。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言唯夫子能兼知仁勇禮義之德而無溥博淵泉而時出之。溥博如天，淵泉如淵，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澂而不可測之謂淵。有本而不可已之謂泉。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隨時發見。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民猶人也。莫不敬者所過者化也。莫不信者言出而從也。莫不說者心悅誠服也。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聲名夫子之名譽也。配天者謂與天並立而永無墜也。以上又言夫子之德之大也。言索隱行怪者後世

有述務為莊嚴者人必尊崇唯夫子溫良恭儉讓
無以求于人亦不必以傳于後世暨于四遠為意
而尊親之至配之于天非其德之隆盛自然感物
豈能致如此乎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

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朱氏曰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

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也言聖人之德至誠無妄故於人倫之道各盡其極而可以為天下萬世之法所謂經綸之也立大本者條身以為天下之表準也知猶主也知化育者裁成輔相天地之道也此皆非有所倚著於物而然蓋至誠之德自然功用不可以力企及也 肫肫其

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此承上文而言肫肫懇至貌仁者衆德之長包上文聰明

睿知以下五者而言淵淵靜深貌浩浩廣大貌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

苟不固聰明

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言苟非有其德者不能知其妙非可以常智窺

測之也孟子稱夫子曰賢於堯舜遠矣可謂能達天德者矣

詩曰不錦尚絅惡其

文之著也

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褻衣褻者不能知之然其設心甚卑自積冥冥之德而不敢

為昭昭之行故引詩以明上文之意○自此以下凡八引詩皆由此章之意言君子之德闇然不可得知之妙而至於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止雖若有淺深實一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明然而且

也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不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

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人德矣詩云潛雖伏矣亦孔

之昭此承上文而汎言君子之道言君子崇實而不

而不厭以五穀言簡無文采也溫而理以美玉言皆

不求于外而德輝自見也遠之近化之及遠本於近

也風之自流風之傳自其身也微之顯事之微小必

至顯然也皆言至誠之道自然莫不見顯也學者知

此三者而後可以入德也詩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

小雅正月之篇孔甚光明也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詩云

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

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此引詩言故君子不動而敬

君子之行內外一致無所愧怍也不言而信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詩商頌烈祖之

篇引詩言君子

難不言動民自敬信而無有所爭也奏假二字義未

詳鄭氏曰假大也言奏大樂於宗廟之中人皆肅敬

無有言者以時太平和合無所爭也朱氏曰奏進也

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

自化之也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

說未詳孰是鈇鈇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威畏也鈇莖斫刀

烈文之篇辟君也此引詩以明是故君子篤恭而天

君子不言之教自感於人心也下平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篤厚也篤恭謂聖

而天下自治也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子曰聲色

明聖人之德之妙不在於大聲與色也之於以化民末也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

載無聲無臭至矣此引夫子之言以申上文皇矣之

如毛言篤恭之至不大聲色之意倫比也謂之毛則猶有物可比比未為盡也故亦引文王之詩言如上天之事無聲臭之可言乃為至耳蓋明篤恭之至非言說之所能形容也

按大雅稱文王之德云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其意謂天無聲臭之可言則雖欲法之而不可得唯文王之德與天為一則法文王乃所以法天也中庸斷章取義以贊不顯篤恭之妙本不在聲色而非謂無聲無臭之中自有至理為萬化之主宰也自宋儒出以形容無極大極之妙而學者徂聞其說以為斯理隱微不可窺識

之意殊不知詩語本平平鋪敘無甚深義與夫子曰天何言哉孟子曰天不言等語其意一般非若後世所云也不可不辨焉

中庸發揮下篇終

廣雅

古義堂藏

島田藏書

白大... 言... 其... 一... 夫...

